

年

卷

期

第

1

第

6



8

每逢星期一出版 零售 每册五分
定閱 全年二元一角 半年一元一角
郵費在內 國外全年加郵費二元

抗爭

外交評論

編輯 發行 抗爭週刊社
通訊處 上海環龍路一〇八弄
一號 中國國民雜誌社轉

(類紙聞新為認說掛准特政郵華中)

版出日四月四年一十二國民華中

人才破產

南溟

中國人才之消乏，殆莫過於今日矣，故稍為留心以衡量社會各方面之事業，無處不發覺有才難之嘆！而在於社會，則專門待用之人才，又多如餽，同時又有失業之懼。此其現象，備極矛盾之至，學非所用，用非所學，可蔽以一言，曰：人才破產。

以今日日國中公立私立大學之多，每年畢業者，何啻數萬人，又加之負笈東西洋，學成而歸者，又不下千數百人；若是者非人才耶，何以謂之破產也？雖然，此輩莘莘學子，窮年矻矻，窺竊陳編，幸而有成，安可不以人才視之。顧吾之所謂人才破產者，謂其學雖成，而不能自致於用，無以副其所學之效，而用才者，又不得有真才之用，乃以下駟混充，或砥硃亂玉，苟且塞責。故其始也，或出以無心之敷衍，而其終也，乃成爲確實之虛僞。聞者得無疑吾言乎？請以事實證之。今日國勢，岌危極矣，而居民上者，自應激發，厲精圖治，冀補救於萬一，乃夷攷其情，則其攘權奪利之謀，黨同伐

第六期要目

人才破產

日本對東三省所施之伎倆

爲政不在多言

抗爭與屈服

停戰會議

抗日聲中外交之所得

馬占山之功罪

我們當局果作城下之盟耶

外交大事紀

插圖八幅

異之見，較之曩昔，殆有甚焉。其先私後公，先利後義之心理，雖國勢阨危如今日者，曾不足以醒其覺悟，得不謂之人才破產乎？夫守中樞者，萬目睽睽，民具爾瞻，尙猶如此，則其分任一部之事，更爲腐敗也。是以銓選登庸，不以才具資格，苟非以其姻戚黨與之攀援而來，則以賄賂苞苴之價格而得，連茹而至，分據要缺。人非所學，事非所習，故擅於彘緣者，不崇朝而飛騰，而拙於請託者，畢生而莫遇，所以飛騰者，才具萬能，可文可武，能工能商，不必詢其所學。而不遇者，雖有專門之技，經驗宏深，然無事可就，以展其才，浸假此才自將萎窳以銷沉也。是以學非所用，用非所學之陋習，漸以成風，乃社會求學之觀念，亦隨之而化，於是人人不悅於求學矣。若士不悅學之俗成，則國家雖有嚴厲法令，能將學非所學之惡習，掃而去之，掄拔真才，以爲國用，然士既陷溺於士不悅學之惡俗中，斯時欲求一真實之遺才，必不可得，今日各大學之教育，是其先例也。大抵各學生之好爲運動員者，或作學生會領袖者，廣通聲氣，擅長交際，此類學生，其業荒於嬉者，殆十而八九，然學校當局

對之，亦有特別通融之辦法，均能畢業而及格也。是以業荒於嬉而畢業之人，必其聲譽，遍於遐邇，而掄才拔擢者，自首及之，以充上選，而不知其所學，與其交際手段及聲譽，適成一反比例，聲譽卓著者，其學術乃愈劣。至於沉潛好學深思之士，以埋頭伏案，鑽研故紙之故，鮮與外界通往還，而聲譽乃不能鶻起；其握有拔擢之權者，品藻羣才之際，其標準不以實行而以虛聲，是以前所網羅者，率皆浮華矜躁，炫惑俗之人矣。上以是求，下以是應，上下需求之際，純以浮華虛聲爲事；士何必學？學何必苦？大勢所趨，雖有好學深思之士，亦將同流合汙，轉悔其前昔力學之徒苦，故才與不才之升沉，消息盈虛，悉受此惡化之官僚社會所支配，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今夫驅策天下之人才者，唯名與利，得其優者，居則大廈，出則汽車，其他倡優婢妾，聲色狗馬之享奉，唯意所適，次者亦能仰事俯畜，下者則七尺之軀，不虞凍餒；是以名利之途，誰不競趨？故司名利之樞紐者，則在居高位之權貴也，且政出於黨，而黨之中樞人員，尤爲權貴中之權貴，朝得其歡，暮可富貴，暮得其恩，朝

亦顯赫，是以四海之窮乏者，誰不奔走於其門，而丐其恩澤哉！故權貴之勢愈隆，而窮乏奔走於其門者亦愈多；窮乏之奔走於其門者愈多，於是諂笑佞幸之手段，爲希寵承恩之工具者亦隨之而至矣。雖於敷陳政理，條列國家大勢之時，亦不敢據事直陳，指摘是非，勢必先揣摩意旨，觀辨色笑，以爲逢迎，雖與平素之所學者相忤，不敢說也。唯之與阿，其應如響，進拜退揖，其恭如奴。故朝見而希恩焉，暮進而希寵焉，有如恒規，必誠必敬。其尤善於逢迎者，則廣交於權貴之嬌妻，寵妾，黠婢，豪奴，下及廝養，蓋藉以偵察權貴之旨與喜怒，而定其逢迎之方針。是以人才之奔走於權貴之門，而希競名利者，其操術寡廉鮮恥，至於如此，人才得不爲之毀滅，而終至於破產哉！故充此輩奔競齷齪之所至，涓涓不息，將成江河，小者喪其人格，喪其廉恥節操，喪其所守，喪其所學，乃至并道德綱紀人倫而亦喪之，終乃喪其國家焉。或曰：權貴居最高之位，其力可以轉移風化，豈不能明察此輩奔競之術，區別其賢與不肖而進退之乎？雖然，權貴亦人耳，彼其於聲色耳目之奉養，先意承志之逢迎

，其感觸知覺，亦與常人同也。故審審諂諂之色，與屑屑諂諂之容，孰爲悅耳？正言疾色，逆耳拂意之言，與捧盃接痰，嘘暖偎寒之態，孰爲適意？此其利害，稍有常識者，類能別之，及其躋身通顯，而爲權貴，則昔之能辨別賢愚忠佞者，至是悉將忘之矣。試觀今之黨國要人，其門庭有不趨之如市者乎？其私室之內，有不屏息足恭，環立而侍者乎？蓋權貴之勢與地位，本較於常人爲高，故其自視，亦謂其思想理解，實出常人以上，即有一二能不爲此腐化之俗所困，稍伸辯其所主張，亦必遭權貴之呵斥也。是以權貴所至，彼窮乏而趨名利者，奔走後先，如蟻附膻；倦而思臥，則扞塵拂榻者有人，開闔窗戶，司其寒暖者亦有人；渴而以茶進者有人，思吸烟而以火進者有人，嗽而捧盃，便而執虎子者亦有人，豈止頤指而氣使，實乃神驅而意策，蓋權貴之起居生活，恰如天之有四時，無言而運行成化者也。彼其自視治天下，亦若是耳矣。且其清明之氣，思辨之智，早已汨沒於趨踏逢迎之中，志得意滿，自驕爲大丈夫得志於時者之所爲，故論才不以學術氣節，而以恭順臣服，無坐而論道之師友，有

卑躬屈節之臣僚。子輿氏所謂好臣其所教，而不
好臣其受教，殆爲此輩寫照。亡命歐洲爲平民，
其奉承之週，豈若京洛之權貴哉？是以莘莘學子
，其學業成而思服務於國家社會者，莫不惟此權
貴之門是趨，其夙具奴根者，獻媚而承恩，立即
置身青雲之上，其潔身自好者，聞之而却步，甯
曳尾於泥塗之中，是故才與不才，學與不學，繫
於其奴根之多寡焉。故數運所趨，天下滔滔者皆

日本對東三省所施之伎倆

平民

自去年「九一八」，日本以暴力佔據東三省全
部，有識之士，固了，然彼所挾而臨我者，非一
朝一夕之武力侵略而已實爲施行其處心積慮之大
陸政策者也。日人夙以狡猾著稱始世，藩變以還
，向外宣傳猶多詭詐，不曰日本人口過剩，則謂
滿洲爲日本之生命綫，然而國際人士亦知田中奏
摺中所謂征服滿蒙之重大意義乎？今者東三省之
傀儡偽國宣告成立，其所措施，無一不秉承日本
帝國之意旨；顧日方迭次聲言絕無關係，然蛛絲
馬跡，足資研究者，厥有三端焉；

是，士君子而有婢妾之行，此今日人才，其效用
於國家社會者，所以有破產之譏也。

然則所謂真人才者，究竟安在？曰：盛世在廊廟
，衰世在市井郊野，亂世在屠沽，若今者，其真
實人才在於屠沽乎？不然，請以捐助慰勞十九路
軍之捐助者觀之，其屠沽之努力多乎！抑士大夫
之努力多也！

其一：日人以其陰險手段，創立滿洲偽國，
都於長春，置溥儀爲之長；其陰謀詭計，自以爲
無佔領三省之名，而陰有佔領三省之實矣。惟其
內懷於心，以中日衝突之事件日益擴大，不使露
面，以外交手段，要求列強承認滿洲國也。然日
人之在滿洲偽國任顧問者，籌之熟矣。日人此次
於國際止，大失同情，若強而行之，反招窒礙，
故擬派遣專員，親赴歐美，宣傳滿洲偽國所以成
立之原因，可畏哉，日人之狡詐手段，百出不窮
，願我國外交當局，注意日人往外專員所宣傳之

言論。

其二：日人關於東三省之外交方針，乃保證滿洲偽國對於列強所負之義務，一如其爲中國一部分領土之時。夫東三省爲中國領土之一部分，已無疑義，又何待於保證，日人此舉，殆心勞日拙也。日人蓋明瞭列強之對於滿洲態度，乃在於利益及安全，故先提出此點，明示其與列強東三省政策，不相侵犯，避免列強干涉其此次佔領之事業也。然日人固善於以其外交政策愚弄各國，願我外交當局其毋忘諸。

其三：聞滿洲偽國近宣言，反對我國陪查員，隨同國聯調查員，進入滿洲偽國，此外如新聞記者，亦在禁止入境之列，強盜之劫擄財物也，

爲政不在多言

沃齡

二中全會因滬戰軍令不專，致誤戎機，遂決議任命蔣介石先生爲軍委會委員長，掌軍令之大權。蔣介石先生於再度謙讓之後，卒於本月十八日就職。從此軍令有專寄，指揮可得統一全局之效。中日軍事之將來，倘日軍仍然野心不戢者，

當然拒絕其主人回顧其所有，特不知所謂滿洲偽國者，對於調查團將取如何態度也。或者該偽國之日本顧問獻議，其招待調查團，殆如一世界旅行團乎！須知調查團所負之任務，乃調查中日在東三省所爭執之原因，苟我國之陪查員，不能隨同往東三省，則其結果，祇有日方供其材料，而於我方則付闕如，揆之情理，甯得謂平。吾恐調查團之到東三省，特旅行瀏覽風景而已，不能攷察暴日侵略東省之暴行也。且雖日人暴行發生，業已數月，其暴行之遺迹，豈不修復掩飾殆盡，然則調查團旅行東三省之後，其所得爲何物乎？亦吾人應注意之，一問題也。

則抗戰之力量當更爲雄厚。惟記者鑒于往跡，頗懷杞憂。蓋九一八事變發生，蔣介石先生固巍巍然陸海空軍總司令，軍令固至專也，何以東三省之大，不抵抗而淪陷？「北上禦侮」之決議，終遲遲不成行？故知對日抗戰之根本問題在決心，而

不盡在委員長之設置。有委員長之設置，而苟安旦夕之情氣未排除，防功害能之劣行未改變，則軍令之專一，未必即足為十九路軍忠勇將士及與十九路軍同其忠勇之將士助也。此吾人於蔣介石先生就職後所懷莫大之感想，敢坦率言之以諷國人者。

又汪精衛先生日來演說，竟謂催戰論之結果，使有良心者冒一死以為史可法，使意志薄弱者惜一死而為洪承疇，是主戰論者於救國之實際殊無裨益。吾人不知滬戰若不起，吾國之國際地位能否如今日？又使十九路軍有後援，能支持過三月三日，則國際地位又如何？汪先生之所謂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吾人固深佩其面面俱圓，然事實上所謂一面抵抗者，其與催戰論又有何別？蓋今日之所謂戰者，抵抗而已，其意義至為顯明也。汪先生遺執『殺到東京去』一個口號非難不已，吾人以爲汪先生未免過於暇閒。夫殺到東京去，

抗爭與屈服

今日之形勢，非抗爭則屈服也。夫應付暴日大計，莫過於和與戰，抑或於和戰之外，另闢一

僅為青年洩忿之懸想，所謂『直搗黃龍』，亦同此意。若必就文字為吹求，則『壯志饑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尤屬野蠻矣。汪先生又謂中國非徵兵制，總動員一名詞實不適用。夫總動員云者，雖軍事上之名詞，然含義廣大，非單指兵役一端，即如產業動員，即非指充兵役而言。以汪先生負天下之重望，當此危急存亡之際，正宜聚精會神于所謂『長期』，『全局』之抗日計畫，為民族闢一生路，寧暇咬文嚼字，與中學生爭尺寸之是非。汪先生力疾出任鉅艱，最富于責任心之表現，民衆翹首企足，渴望鴻猷。今既三月矣，斯人既出，又如蒼生何耶？

諺曰：『上山容易下山難』。政治舞檯之上下，其難易榮辱亦同之，故吾人于汪蔣兩先生自任以天下之重，敢以至誠，祝其珍重！

『三月二十』之後二日脫稿於北平

孤鴻

蹊徑，聯合與國，以折衝樽俎之手腕，運用外交以制勝之；然凡此大計之決也，實操諸於今日之

政府，政府當局果能肩此重任，內審國情，外察大勢，當機立斷，迅赴事功，而無絲毫之遺憾否？苟執此以叩諸今日政府當局之人，恐其瞠目而無以答也。是以自「九一八」以還，歷時至於今日，不爲不久，而暴日之侵略，得寸入尺，咄咄逼人，其勢不爲不猛，而國民之呼籲請求抗日，及自動而參加實行者，其熱烈之情況，亦不爲不蓬勃；顧何以政府對之，恰如秦越人之視肥瘠，無絲毫喜戚之表現乎？得毋政府之組織，尙未健全，尙猶有所待乎？抑政府籌策萬全，不思孤注一擲，有所顧慮乎？不然，何以呆如木雞，噤若寒蟬，而無所舉動。惟吾人對於政府遷都洛陽之舉，及屢次宣言，不簽字於辱國之條約，及長期抵抗等等舉動，頗有以窺見政府隱衷，蓋抗日之心理則有之，而抗日之實力及其有效方法，則尙在倉皇籌畫之中，誠以抗日結果，自難逆料，其能得國人之同情與否，亦無從測驗，故是以患得患失，趑趄無擇，釀成今日不戰不和，舉棋不定之怪現象也。

究之政府當局，徘徊却顧於和戰之間而不決者，其癥結安在？謂政府之中心，不得其人歟！

然今之當局，皆國民黨之英彥，首出庶物，有何可議。謂政制之置設，不得其宜，運用之際，不能收指臂相維之效歟？則今之政制，乃本甯粵和平會議之結果而更改者，施行未及三月，何弊之云？雖然，就事論事，此二者之本身，固不能謂爲和戰不決之癥結所在，然沿流溯源，此二者所由產生之原則，則實其癥結也。其癥結維何？謂政是也。原夫國民革命歷程，其有訓政一時期者，以我國民久伏於專制政治之下，不知民權爲何物，故特制定一訓政時期以訓練之。然自十六年北伐完成以後，當局者固已實施其訓政之工作，執筆策以鞭笞天下，訓之練之，復從而指導之，迄今已六年於茲矣。而蚩蚩被訓之民，不僅無參政之權，且對於政治，亦無發言之權，箝口結舌，一任在位者之措施。且以過去訓政之原則而論，統治者之訓政，斷無反徵同意於被治者之理，若果如是，則總理手訂之訓政制度，將潛移默易，無以維護其訓導之作用矣。使當承平無事之際，凡百內政，苟能認爲有利無弊，抑利多弊少者，皆可不顧民意，強制執行，必曰訓政之原則使然也。惟此次暴日之侵略，抗爭與屈服，言和

言戰，皆爲國家民族生死存亡所關，雖國民黨領袖勇於負責，力任艱鉅，然若是巨大之生死存亡問題，自不容不詢諸國民之同意，而後決定。其將詢諸國民乎？則訓政之制，不攻自倒，恐復召黨內之詬詈詰難；其不詢諸國民乎？而事變之來，伊於胡底，亦召國民之激烈反對。是以徘徊於斯二者之間，何所適從，跋前疐後，動輒得咎，故抗爭非難，而能所以抗爭之難，政府當局處境之窘，舉措之苦，不難於攘外，而難於安內，其殆有不堪告人之隱痛乎？胡爲其態度至今猶緘默也。

和戰實爲國家民族之生死存亡所繫，無論政府負責至如何程度，國民黨當局負責至如何程度，斷無不諮詢於國民，而擅自決斷之理，是以言戰則萬衆一心，共執干戈以殺賊，言和則忍辱負重，復國仇於將來，皆需激勵國民之同感，而同仇敵愾者也。由是言之，欲國民同仇敵愾，萬衆一心以禦外侮者，非使和戰大計，定議於全國國民之民意不可。

夫使和戰大計，定議於全國國民之民意，其道何由？曰：在於完結訓政，憲政開始。訓政之

治，既已數年，爲良爲歹，自有定評；然此數年之內，一般被訓之民，誰不屏息，以待政府之恩澤，堪稱無負於國，無負於我當局；而其強顏逆命，阻撓訓政進行，使被訓之民，不獲政府善良德政之恩澤者，乃轉出於黨內之重要黨員，內訌相爭，同黨操戈，故從黨之立場而論，固有負於國民黨。而從國家之立場而論，則又大負於國家也。是以訓政成績，乃等於零，而國民對政府之信用，則強者現於言，而弱者現於色，國有如是之民，不論和戰，均不能一日立於天地之間，蓋崩潰離畔之勢，已醞釀矣。且國難奄臨，而欲率離心離德之民，以赴國難，則非於國家弊政，而廓清之，汗渙大號，收拾已失之人心，振奮而昭蘇之，不爲功也。是以完結訓政，憲政開始，實爲今日當務之急，憲政既已開始，而民意之機關，自能依法成立，和戰大計，諮其定議，怨離崩潰之人心，由此可以一變，而與政府同仇敵愾，徘徊歧路之政府，得有正式之民意機關，定其和戰大計，可以迅赴事功，爲計之得，蓋莫逾於此者。

或曰：訓政時期本定爲六年，尙未期滿，奈



長院汪見謁團查調聯國



團查調聯國與長院汪



汪院長官舍之前顧維鈞與李頓爵士



前綫難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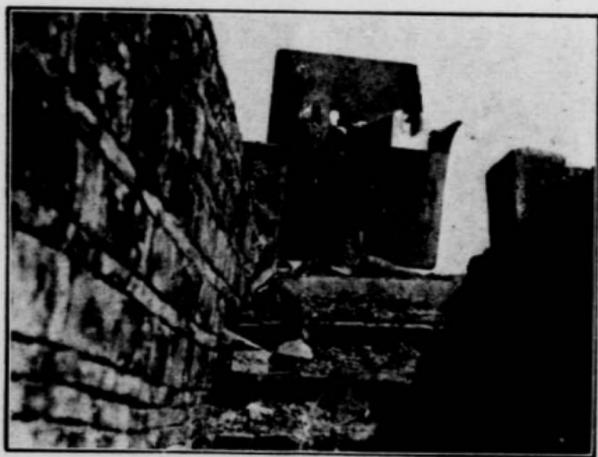
我軍第二防綫陣地



斷瓦類垣的閘北



婦農之傷射杭在機日



跡遺之台砲淞吳

何？答之曰：定訓政六年之議者，本自政府決之，及今所差，尚有幾何？且鑒諸過去，亦可逆睹將來之成績；與其徒買人民之餘怨，何如慷慨痛快，將其日趨縮短而完結之，然縮短訓政之時期，提早施行憲政，固無背戾於國民革命之過程，且於革命尚未成功之遺訓，尤為開合也。假若政府不能當機立決，自動而縮短訓政時期以結束之，則國民此次受外侮刺激之深，民氣勃發，已駭駭表示其向政府要求之舉矣。夫大敵當前，尚不

停戰會議

兼善

能與國民，和衷共濟，則為國民謀幸福之使命云云者，直等烏有，其何以取信於國民哉？平津國難會員之提議，是其端倪矣。竊以為今日和戰未定之際，政府當局正宜恢宏其量度，虛心以容納在野者之言論，定為國是，上下一志，可和可戰。如其得國民之同情擁護也，進而抗爭，固得人民一致敵愾之努力，退而和平，亦邀國民之諒解，苟其不然，惟有踟躕歧途，徬徨道左而已。何足以談抗爭之大計哉？

上海停戰會議，經過了不少的波折，從調解而至破裂，又由黯淡而露曙光。卒在英美法三國的公使和意大利的代辦努力斡旋之下，中日雙方代表協定停戰會議基本原則三項：（一）中國的軍隊暫時留駐現在的防綫。（二）日本的軍隊按照一定的程序，撤退至一月廿八日以前的原防。（三）由參加各友邦代表在內之共同委員會，證明第一第二兩項的實行。這三項停戰會議的基本原則擬定後，中日雙方的代表得東京和南京政府的同意

訓令，於是醞釀逾月的停戰會議，突於三月二十四日正式的揭幕了。這三項所謂基本原則，對我國的利害如何，茲姑不論。惟對這撲朔迷離的停戰會議內容怎樣，是全國民衆急切欲知也。然而出席會議的代表惟恐其內容宣洩于外，議定的事項，本極平常而無可祕密的，竟亦諉稱相約不發表，或則謂未到發表的時期，此真令人大惑不解者也。豈以國難臨頭之日，民族存亡之秋，談判尚須要守祕密乎？雖然今日吾人無從得窺其玄虛

，但據連日報紙所露佈的零碎消息，東鱗西爪，亦復耐人尋味的。我國的代表是口口聲聲說不簽訂辱國喪權的條件的，且鄭重宣言這個停戰會議，是根據國聯迭次決議案，以軍事為範圍，不含有政治性質的問題。可是正在耀武揚威的暴日，不能不以戰勝國自居而無條件把軍隊撤退嗎？所以這個會議的前途，我們是不待著龜，也知道結果我國是凶多吉少了。

現在中日兩方的代表還在那裏繼續的密議，我國的代表秉承中央政府命令出席會議，是職務上應負的責任，吾人是無毀無譽的。惟我政府迭次通電宣言都表示有抗日的決心，還要「全國防衛，人人抵抗，處處抵抗」的呢。如果政府以前所說的話不是欺騙民衆的，那麼現在當着兵臨城下之際，祇有調集大軍和暴日決一殊死戰，不應和日方的代表開什麼停戰會議；蓋所謂停戰會議，就中國方面說是停止抗暴的軍事行動。或者有人說我政府當局自去年「九一八」瀋陽爆發後，即下了抗日的決心；況且暴日侵略的範圍，也不限於上海一隅，政府是要統籌全局，兼顧各方，是以上海一隅是有停止抵抗之必要的，果爾，當

局這種長期的抵抗的計劃，可謂苦心孤詣至極了。可是「處處抵抗」的意義，蚩蚩民衆至海枯石爛決不會明瞭的。抑或有人以為上海毗連各帝國主義的租界，我國現受日帝國主義的武力侵略，是靠各帝國主義出來主持正義以制裁暴日的，所以要保全將來國家領土的完整，我們雖說「長期」「處處」抵抗，但是上海一隅是可以暫時停止的。不過自三月二日我軍因「後援不繼」撤退至第二防綫以後，戰區的範圍已遠離上海了，現在暴日所殘踏的地方，是江蘇省內的區域太倉嘉定寶山等，縣政府當局若猶空言「長期」「全盤」抗日計劃，現在還可以說為統籌全局計，江蘇省的地勢沿海，日本的砲艦暴力是可施及的，則運輸調遣必受牽制，我們要長期的抵抗，儘可引日軍深入，然後聚而殲之，是以在江蘇省的區域可以不必抵抗，江蘇省的民衆也不必抵抗。然則政府的抗日全盤計劃，是否單獨施諸于東三省的呢？抑或等待日軍進至行都的洛陽始將解囊折開呢？我輩混在烟幕彈中的小民，委實莫測其高深啊！

停戰會議現在仍然鬼鬼祟祟的進行着，我國衰衰代表諸公不屈服簽訂辱國喪權的條件，是我

們民衆所馨香頂祝的。可是日軍在前線不斷的增援，久戰疲敗的士卒已陸續調回扶桑三島，大批的生力軍，和精利的武備，正在絡驛不絕的輸運而來，長江一帶，日艦可像星羅棋布的滿佈了，日本對於停戰會議有沒有誠意，請政府當局閉目一思，當可恍然而悟。若以停戰會議成功可希冀

暴日把侵略野心稍戢，或以爲藉停戰會議的協定，就可倖免日軍武力的橫施，這種苟安偷生的心理，存諸於國民則國亡種滅，存諸於政府當局，則所謂「全盤抵抗計劃」，不過欲掩飾其顛預畏懼的醜態了。

抗日聲中外交之所得

白浪

近頃接觸於吾人耳目者，均爲未見未聞之外交事件，此事件維何？事實固可以作答，惟須吾人之慎密研究耳。由此慎密研究所得之教訓，爲益不少，但此教訓之獲得，艱難險要，須畢生勿忘也。

之前，謂中國爲無組織之國家。且更謂其簽字之協約，不適用於討論現在之形勢。

日本帝國主義之軍隊，侵略吾國領土，殺戮我人民，毀滅我物產，公然破壞國法公法與協約，至於國聯乃令各國領事之在上海者，調查日人侵略上海之結果。其報告於國聯，則謂上海之破壞，由於日本之軍隊所爲，中國損失甚大。日人則戰而不宣，並謂保護其利益及其人民。國聯要求日本尊重其已經簽字之條約，日人竟敢於國聯

日人於東三省既不敢合併中國之領土，乃使用陰謀，進行其所謂分離運動者，創立一新國家新政府，以遜帝溥儀爲之首。我之愛國軍隊，在東三省者，則名之爲土匪；而在上海者，則又稱之曰便衣隊也。彼以其暴力僭奪虹口之管理權，任意侮辱英美國民，爲國聯所不滿，請其注意於彼所宣言，然日人迄未有踐諾之也。

凡此事實，皆日人公然對於世界各國而侮辱之者，置抗議於不顧，而不諒各國極力不欲使此事件擴大。且各國之意，但欲保護其利益，卽所

謂條約之權利也。然日人則藉此高唱其爲遠東和平之監護者。

何以日人不受懲罰乎？日人蓋不虞干涉者，彼國之政治家深知各國政府之情狀，其所欲者，利益耳，是以置其利益於國際公法之前而保障之，自無從置喙矣。即各國從前之於中國，亦以此手段，所以外交之事，乃維持於武力之下。

假如我國而有決心，解放外力干涉之束縛，必須改變其觀念，意見，政治，外交等等。然現今固無取乎侵略與野心，但其軍隊之力，能維持

馬占山戰之功罪

難生

國家之治安於斯亦足矣。

我國當局知此審矣，其努力於創造新國也，吾知其必忠誠而愛國，中興再造，國人必擁護之也。

此次吾人所得之教訓，誠爲慘酷，政府與民間之團結與合作，實爲需要，然後國難之來，方有救也。故外交者，置其基礎在於正義之上，亦不能必其皆能成功者，觀於吾國之抵抗政策，可以知之矣。苟其改絃而更張，則根本制度之再造，亦屬重要，然需時殆不少矣。

馬占山以孤軍與暴日鏖戰，不撓不屈，義聲震寰宇，顧其末節，乃投降於溥儀所組之偽國，輿論鄙之。愚謂知人論世者，當深求其所處之地位，及其所遭際之境遇，原始要終，然後方可論其人之功罪，或是非善惡也。若單就其人之役一事，略其前因後果，執一役一事而斷其一生，鮮有不爲事實所蔽者。夫馬占山何人？不過黑龍江之一旅長，位非主席，權本極卑。其時暴日來

犯，已奄有遼吉兩省之地，而其主將張學良，又有不抵抗之通令，而遵奉不抵抗通令之將領，喪師失地者，亦不知幾許。馬占山處於如斯環境之中，猶能約其士卒，奮孤軍以與暴日抗，鏖戰一月之久，使馬占山非篤於愛國家愛種族之心理，能如是乎？且黑龍江在於極北，自遼吉淪陷以來，交通機關，悉爲日軍所劫持，即有外援，亦無法能達，故幸而戰勝，亦僅保留正氣，多淹須臾

而已。而以一旅數千之孤軍，陷於外援阻絕之境，與暴日接濟源源不絕之師相戰，雖愚者猶知勝負所在，使非熱血男兒，篤於愛衛國家種族之觀念，決不能出此；而謂懷祿貪位投機之徒能之乎！

其後馬占山雖以援絕兵敗，退往海倫，因而受張景惠輩之蠱惑，搖易其志，晚節不終，參與溥儀之偽國組織，以此鄙之。夫海倫，乃在黑龍江之北部，顧又無路得以率其敗殘之餘，入關以求庇於中華民國之軍隊，設暴日再率隊來攻，則彼馬占山者，不為俘虜，亦將遁於蘇俄，其處境之絕如是，雖受小人之惑而投偽國，然其人格，究勝於擁重兵，坐視其敗而不救者，平情而論，爰書斷識，必在彼而不在此矣。且張學良，東北邊防軍之司令長官，而又中華民國之副總司令也；論其地位，固應遣援相救，而其力亦足以救之。

。顧乃坐視其部曲敗亡而不恤，使馬占山陷於勢窮力殫之境，此又何說？此乃中華民國有負於馬占山，而非馬占山有負於中華民國，明矣。使中國而法律嚴明，紀綱整肅，東三省之失，能正其罪於負三省邊防責任之長官，則馬占山以一偏裨，亦不能逃罪。今乃網漏吞舟，不追維明干法紀之大愆，徒苛論苦戰疆場之一旅長，未免輕重倒置，明察秋毫，而不見與薪矣。

雖然，馬占山已矣，其附逆之咎，固不可道，然其處境頗與李陵相似，所謂『陵雖辜恩，漢亦負德』，使非張學良按兵不舉，則馬之處境不窮，力不殫，亦不至變而附偽也。然其黑龍江一役，固足以奪不抵抗者之氣，中華民國之抗日戰史，已赫然占其光榮之第一頁矣，蓋棺論定，安知其終不能有以自拔耶！

我們當局果作城下之盟耶

孤軍

日本帝國主義這回不惜破壞國聯約章，冒天下大不韙，悍然派十萬大兵侵佔淞滬；從各方面

觀察，它——日帝國主義——這回出兵的目的，至少有下列兩種：

一。上海是全國經濟的中心，日本帝國主義除獲得蒙滿原料地外，還要在中國本部奪取市場，才能和英美各強國再逐爭雄，故它必須以暴力攫奪上海為在華經濟侵略的根據地。

二。因為上海是全國經濟中心，所以自去年九一八瀋陽事變後，全國反日抵貨運動，亦以上海一地為最劇烈；日本帝國主義為要貫徹它侵佔滿洲目的，為要壓止中國民衆反日抵貨運動，為要威脅中國政府承認它在蒙滿奪獲的權利，為要……，有了以上幾種原因，它勢非再出兵侵佔淞滬不可。

以上是我們理論上的推測；現在試看最近日本政府致白川司令對停戰會議訓令中的第三項：

【日軍撤退全由自主，不准他國容喙，（注意

）中國要求撤至一月二十八日以前地點一節，萬難承認。關北，江灣，吳淞之線，為用兵作戰上之重要地點；絕對不能讓步。（注意）圓桌會議未見頭緒，而撤兵至租界昆連地帶；則是等於日軍放棄派兵上海之目的，

（注意）停戰會議因此一點或至決裂，亦所不恤！

文中所謂不准他國容喙，是表示拒絕第三者干涉；所謂吳淞關北，江灣，為用兵重要地，絕對不能放棄，是表示它永遠佔據淞滬；所謂圓桌會議，未見頭緒，即是說中國政府尚未正式承認它在華劫奪的權利，尚未簽訂割讓滿洲和淞滬的條約。呵！日帝國主義者真是不打自招，就這訓令寥寥百十字中，已自承這次侵佔淞滬的目的，更不待我們再去推測了。

我們既明白了敵人出兵的目的，就可以推斷中日外交將來的前途，和這同抗日戰爭的結果。站在我們國家民族利益一方面去看，對日外交，祇有堅持不簽訂喪權辱國條約，拒絕一切以暴力威脅的要求；非敵人將侵佔淞滬和東三省的獸兵完全撤退，不舉行任何會議或談判。

但是目前事實擺在我們面前，我們政府當局顯然已違反這個根本的原則，在淞滬失陷敵人重兵壓境的時候，和日本舉行停戰撤兵會議了。這一個停戰會議，雖然當局再四聲明祇限於討論停戰撤兵的手續，不涉及其他任何政治問題，和整個

中日外交問題沒有多大關係；但據連日停戰會議討論的結果，英藍使提出的五項新草案已通過四項，甚至日兵退駐地點的吳淞，殷行江灣，閘北等範圍也經確定，我方表示同意，所餘者不過僅僅第三項中的撤兵時間問題而已。我們試問，這是不是違反「不撤兵不舉行任何談判」的原則，吳淞江灣閘北各地准許日軍駐紮，是不是政治問題

上海事變後外交大事記

三月十日 國聯特會決議案全文發表。

三月十一日 國聯調查團由神戶乘船來滬。

日對我聲明停戰問題所附條件二點不同意。

日政府拒絕國聯特會決議案，訓令國聯日代表佐藤不投票。

國聯將議會之議決案通告美國，並請協助維持上海將退兵區域內之秩序。

國府宣言否認東北叛逆機關。

國聯議會通過修正之議案，中日代表皆未投票。

美國對決議案表示滿意。

蘇俄正式宣言否認東北偽國。

。我們姑退一步捨停戰會議不講，如果照上述日政府訓令的要求看來，假使停戰會議有了結果，將來在所謂圓桌會議中，我們當局是否仍舊退讓，甘為城下之盟！故此我們展望中日外交的前途，實在不勝其憂憤，恐怕將來最後的一着，還是蹈中法戰役「軍事勝利，外交退讓」的覆轍啊！

三月十二日

外部發表(一)為東北非法組織致日使照會(二)為日本駐華公使復照(三)為再提抗議致日使照會。

日政府對停戰問題提出撤兵條件三項。

外部發言人，聲言中國表示接受國聯議決案。

三月十三日

日政府決定援助東北偽國。

日臨時閣議決定所謂滿洲政策之原則。

杭州市府抗議日機擲彈。

國聯調查團由日乘亞丹士總統輪抵滬。

三月十四日

中日代表及四國公使在英領事官舍

三月十五日

舉行上海停戰談話會。
日外務省決派田中赴滿視察大局。
我國通知國聯接受大會決議案。
郭次長吳市長歡宴國聯調查團。
顧維鈞辭中日會和議首席代表。
沉悶之中日外交僵局，漸有轉機，
郭次電達中央請示辦法。
國聯議會委員會舉行第一次會議。
滬大學教授聯會歡宴國聯調查團。
外部關於和平談判已有電訓郭次長。
我方主張停戰與撤兵，同時并進。
對日提中立區決反對。

三月十七日

納稅會爲貼歡迎國聯調查團標語事
函責工部局。
政府決任顧維鈞爲和議首席代表。
上海新聞界歡宴國聯調查團。
國聯特委會舉行第一次公開會議討
論上海時局，旋決請中日兩政府，
各具聲明書，報告各方關於履行行
政會九月三十日及十二月十日兩議案
所採取之步驟；并決請國聯調查團
從速繕具關於滿洲情形之報告。
日使重光接到東京覆訓，關於撤兵
一點，仍附條件。

本刊代售簡章

本刊爲便利各地讀者起見，擬在各地設立代售處。代售簡章現經訂定如次：

- 一．無論書店，報販，商店，均可爲本刊代售者，尤其歡迎學校，及民衆團體之代售。
- 二．代售者只要有正式函件，寫明負責人姓名，住址等，直接向本社接洽，即可照寄，無須保證。但數量過大者，須在滬得相當人爲之介紹。
- 三．本刊代售價目，每期銷售十册以上者五折，一百册以上者四折，所稱代售册數，係指出賣之實數而言，退回者不能計算在內。
- 四．售餘退回之書，須於出版後一個月內發還，過期不收。
- 五．書費每月結算一次，按月付清。郵票十足代現。
- 六．寄費各自料理，即發書寄費由本社付出，退書寄費由代售者付出。

通訊處 上海環龍路一〇八弄一號